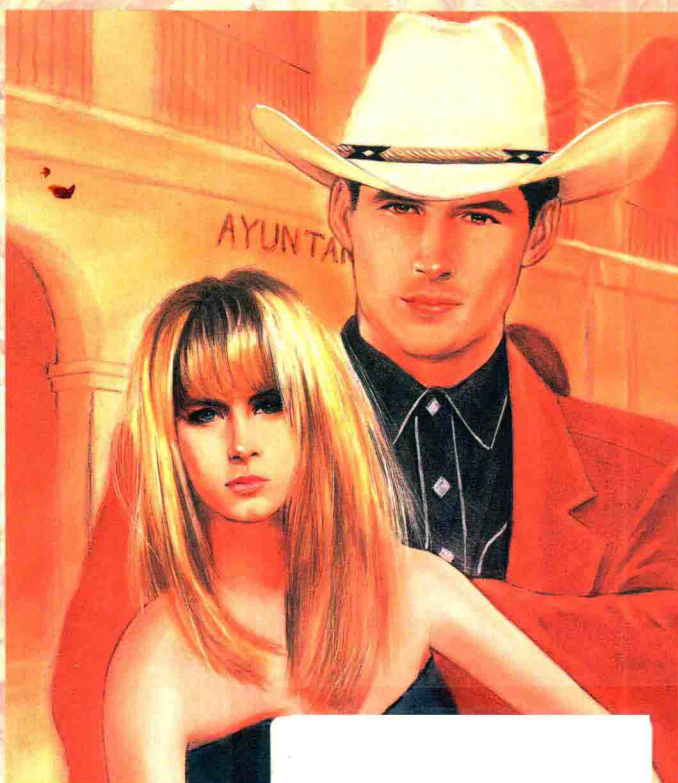


狂野的渴望

潘妮洛普・威廉森◎原著
劉莎蘭◎譯



A Wild
by Penelope Williamson



浪漫經典256



林白出版



中

• 浪漫經典256 •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狂野的渴望
A Wild Yearning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• 浪漫經典256 •

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symmetrical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, framing the title text.

狂野的渴望

A Wild Yearning

原著者：Penelope Williamson

• 威廉森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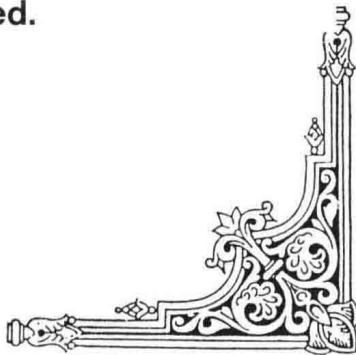
原著書名／ **A Wild Yearning**
by Penelope Williamson

Copyright © 1990, by Penelope Williamson
All Rights Reserve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ell Publishing,
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
Group, Inc.

through **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.**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1995, by Lin Po
Publishing Company, Taiwan.
Sale Outside Taiwan Prohibited.





浪漫經典之256

狂野的渴望

A Wild Yearning

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

第一版1995年4月

原 著：Penelope Williamson

譯 者：劉莎蘭

主 編：楊孟華

執行編輯：林春杏

美術編輯：孫慕貞 封面繪圖：施凱文

校對：潘碧慧 張曉惠 周貝桂 林春杏

發行人：林竺霓

發行所：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

電話：(02)7765889-0

傳真：(02)7712568

劃撥帳號：0014980-5

發行字號：局版台登字第222號

排版者：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

定價：新台幣190元

初版：八十四年四月

國際書碼：ISBN 957-593-768-6

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本社法律顧問：許文彬律師 ● 莊柏林律師 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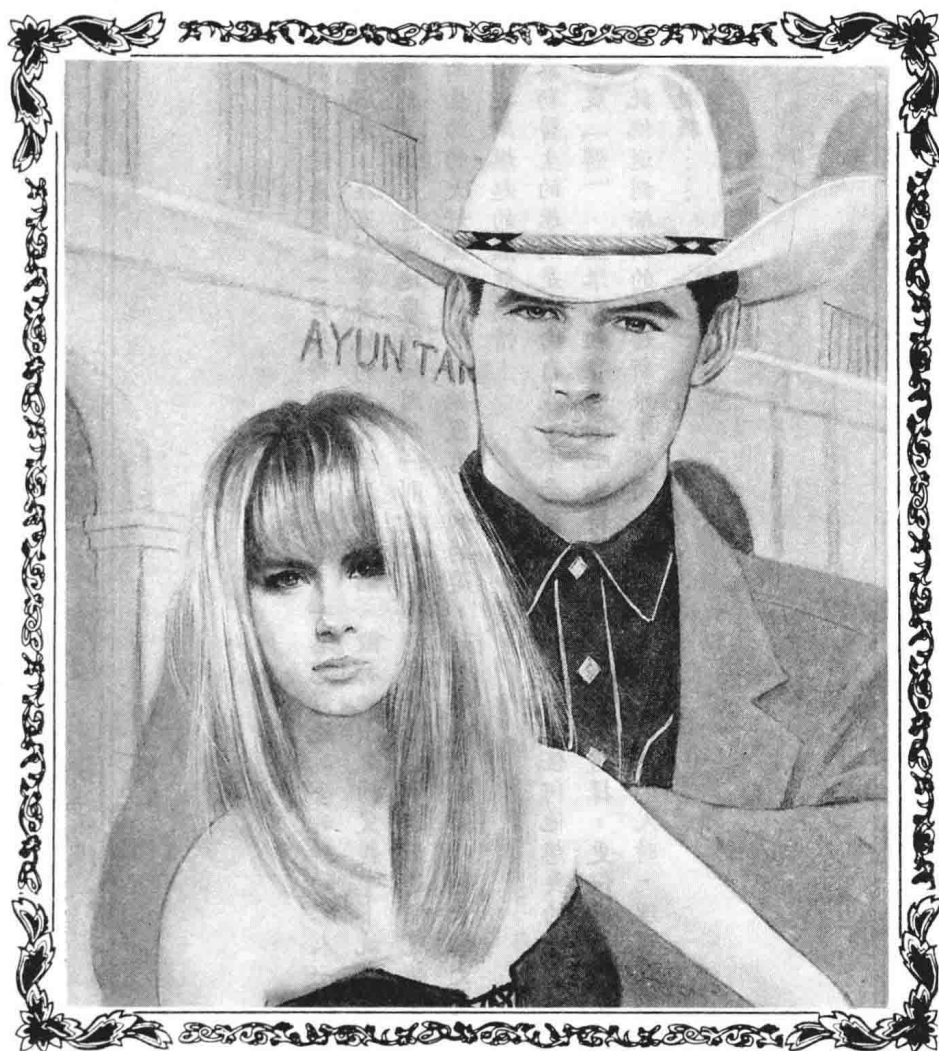
蕭雄淋律師

倘有倒裝、缺頁、污損請寄回調換

Printed in Taiwan

黛莉的前途看來是一片灰暗，她剛因為潑了一名想對她毛手毛腳的客人一身酒而被酒店解雇，在家裡等著她的又是位只會酗酒、毆打她出氣的父親——就在這時候，她看見了仍是邊境地帶的緬因州一則徵婚啓事！對她來說，這正是個脫離陰溝、展開新生活的大好機會，然而她沒有料到的是，她和帶她到緬因州她未來丈夫那兒的男子之間燃起的熊熊熱情！

沙泰勒醫生的原則是自由自在、不受羈絆，他可以挑選任何他想要的女士，而這位出口成「髒」、並舉動粗魯的酒吧女侍絕不是他平常的選擇，更何況她還是他的鄰居委託他送到緬因的徵婚新娘！然而當熱情的火焰席捲了兩人時，理智及感情便陷入了激戰……



一七二一年五月 波士頓

「黛莉，妳這個婊子，妳給我回來這裡！等我追到了妳，丫頭……」

門被大聲撞開，一名女孩跟踉奔到門外。她手足撐地，重重倒在門口的台上，弓著背拚命喘氣。

一群男孩正在死巷的另一端玩遊戲。聽見開門聲，他們一起抬起頭，瞧見女孩黑髮披散的樣子，及眼中大睜的恐懼，他們慌忙做鳥獸散。

「黛莉！」

聽見這憤怒、酒醉的叫喊聲，女孩連忙爬了起來。她抓著平台的欄杆跳落……隨即打住腳步。

前頭漫步走來的正是魁梧的鄧警長，幸運的是，他正好轉過頭，背對著女孩，看著海灣正在入港的一艘大船。女孩小心地踏出一步，復又凍住，警長似乎要轉回頭。

她的頭頂傳來張凳子翻倒的聲音，繼之是另一聲大吼。「天殺的！」鐵鍋子鏗鏘落地，

某樣物事被大力摔向牆。「我知道妳就躲在這附近，小婊子，如果妳識相，就自己出來！」

警長抬起頭，女孩一縮身躲到了平台下。

麥家的平台只有兩階，而且木頭已將腐蝕殆盡了，下面能容納的只有些老鼠及蜘蛛——及一名逃離毆打、骨瘦如柴的十七歲女孩。

「黛莉！妳這個天殺的死丫頭！」

她聽見她父親的鞋子重踩在階梯上，繼之是鄧警長的皮鞋走過長巷的嘎吱聲。黛莉將臉埋在土中，掩住呼吸聲。泥土濕答答地貼著她的面頰，而且聞起來滿是霉腐及魚腥味。

警長的靴子停在和黛莉的視線相齊之處。他近得她可以看見他皮靴上沾的泥土及糞屎。

警長吐了口菸草汁在地上，距離黛莉的臉龐只有寸許。「嘿，麥奎爾，你在那裡大呼小叫些什麼？」

「哦，是你，長官……」麥奎爾的聲音變得清醒多了，酗酒鬧事可以被判處十二小時的枷刑的。「你不會湊巧見到我的黛莉吧？她才剛衝出去的。」

警長又吐了口菸草汁。「不能說有，不過我剛正在看著海灣。『摩維亞號』剛進港……那個女孩做了些什麼？」

「她偷了我藏起來備用的六便士，」麥奎爾用自憐的語氣道。「我正打算教訓她一場。做女兒的偷爸爸的錢是對上帝犯了罪。」

說謊，黛莉在心裡想著，那六便士是她的。而且她還把它們藏在豬油裡，但她爸爸只要

酒癮發了起來，總有本事聞到錢。但就算是買一便士一品脫的便宜啤酒，六便士這次對他仍然不夠。麥奎爾一向只要酒癮發了，就非要喝到醉倒爲止。假如錢用完了，他就拳打腳踢地向她要更多，儘管她不可能拿得出來。

「你早該把那個女孩嫁掉了，」警長道。「讓別人去負責教她規矩。」
麥奎爾諂媚地一笑。「你要她嗎，長官？」

「我？老天！不，她太難管教了。」
他們笑在一起。警長輕咳道：「我該去巡邏了，如果我碰到了你的女兒，我會把她揪回來吃你的鞭子。」

「謝了，長官，但如果你看到她在『快樂酒店』工作，就別管她。你知道的，我們需要錢，我總是可以稍後再讓她吃鞭子。」

警長輕笑一聲，再次吐了口菸草汁到地上。「說得對，再見了，麥先生。」
泥皮靴掉頭離開了，跟著黛莉頭頂的木板嘎吱作響。她聽見門拴上的聲音。
巷子裡變得靜悄悄的。黛莉伏在地上動也不動。過了好一晌後，她才從平台下偷偷探出頭來，看著四周。她用手按著泥地，開始推自己出來。

一雙拳頭揪住了她的髮，將她拉起身。黛莉抑回一句尖叫。麥奎爾的臉正對著她。

「妳以爲我回去了，對不對，丫頭？但我愚弄了妳，我要了妳一道。錢呢？」
「沒有更多了，爸，我發誓——」

「說謊的小婊子！」

他抓著她的頭髮，粗魯地搖晃著她。他將她舉離地面，再放下她，同時一拳重重擊上她的肋間。

一陣劇痛令她無法呼吸，她感覺嘔吐。她被打得往後倒在木欄杆上，腐朽的欄杆應聲而斷，夾到了她的手臂。

他繼續要打她，她驚慌地抬頭，看見父親盛怒的黃色眼珠，想著他要殺死她了。她的手正抓著斷掉的那截欄杆，她不假思索的手一揮，木欄杆打在他頭上。

她立刻逃離巷子，她聽見父親驚訝吃痛的呼喊，繼之以狂怒的咆哮，但這只使她跑得更快。不一會兒，她已跑到了碼頭上，穿行在木桶、木箱間，甚至閃過一對覓食的豬。她一直跑過席爾船坊，越過船街，才靠著一座小木棚喘氣歇息。她的肺像風箱般起伏，腰間刺痛，她的肋間更是疼得厲害，她父親的傑作。

「哦，爸……」

淚水盈滿了她的眼眶。她仰起頭，閉上眼睛——隨即又睜開。一雙手搭在牆上，困住了她的臉龐。

「妳在這兒，愛，我一直到處在找妳。」

黛莉望進一對活潑的藍色眸子裡，眸子的主人有著一頭鬢曲的金髮，藏在一頂紅色小帽下。「湯姆……你嚇壞我了。」

年輕人的大嘴彎成個笑，突然又收住笑容。「妳怎麼了，黛莉？」

黛莉拭去眼眶的淚水。「沒什麼，」她深吸了口氣，強擠出個笑。「你星期一下午在外面遊盪些什麼？萬一老傑克逮到你呢？」羅湯姆是鐵匠施傑克的契約學徒。如果傑克發現湯姆在該照顧熔爐的時候在碼頭遊盪，湯姆就有一頓挨打了。

「那個老混帳出去喝老酒了，」湯姆道。「我才不會在這大熱天裡，爲一個不在場的人鼓動風爐，」他突然對她綻開個笑，拇指撫弄著她的面頰。「這些天妳去哪裡了？我想念妳……」

他開始降下唇，黛莉轉過頭。但他托住她的下顎，拉回她，最後她還是讓他吻了她。

但當他的手開始摸索著要解開她胸口的蕾絲，並將舌頭探入她齒間時，她突然記起來這些天她爲什麼刻意避開羅湯姆了。她抽開身子。

「不要，湯姆，我們不應該……不會有結果的，」她過了一晌後附加道。身爲契約學徒，他必須在契約期滿後才能娶妻。「你還有四年的契約期限我們才能結婚——」

「結婚！誰提到婚姻了？」湯姆英俊的臉龐憤怒地僵住，他握拳重擊在她臉頰邊的木牆上，嚇了她一大跳。「該死！妳專會逗人了，黛莉。妳以前也給過別人，爲什麼就不能給我？」

黛莉倒抽了一口涼氣。「誰說這種話的？」

「每個人，『快樂酒店』的每個人。」

她猛力推他的胸膛，他嚇了一跳，往後退一步。「那麼他們每個人都在說謊！我不是妓女，羅湯姆，如果你這樣子認定我，那麼我不在乎是不是要再看見你！」

她離開牆邊，走下碼頭，但他抓住她的手臂，將她拉回來面對他。她以為他要打她，同時武裝好自己準備面對他的拳頭。而後她看見怒氣離開了他臉上。

「黛莉，我很抱歉……」

「放開我。」她自僵硬的唇間道。

他放開她的手，但不忘先重重一吻，重得足夠留下瘀痕。

「老天，黛莉，妳知道妳對男人的影響力嗎？」他的手插入褲袋，臉龐緊繃。「哦，我想妳知道的，妳用那對奇異的金色貓眼看著男人的召喚眼神，還有妳說話時那種男孩般的沙啞聲音，妳該死的清楚那麼做會使得男人想要——」

但黛莉已無法忍受再聽更多了。她轉過身，跑離他，雖然他一直叫她，她並沒有回頭。她已經在他眼中看見那個意圖。剛剛他就要打我了，她想著。哦，他這次沒有打她，下一次也許仍不會，但有一天他會無法克制自己的脾氣，並揮出拳頭……就像她的父親一樣。

「快樂酒店」是靠碼頭的衆多酒店之一，它提供便宜的飲料給人及水手。黛莉十四歲起就在這裡工作。

但她並沒有賣淫，不管羅湯姆怎麼說、其他人怎麼想。她只送酒到桌上——即使是由腦

子再齷齪的人去想，那也絲毫和賣淫談不上關係。此刻她站在門口，看著擁擠的店內，試著猜測是誰傳出這麼惡毒的謠言來。

哦，每個人是曾在不同的時候要求她和他上樓，但男人就是這樣。她不怪他們開口問，只要他能接受「不」的答案，並且不再騷擾她。她已經兩年沒有錢買鞋子了，雖然只要到「快樂酒店」的樓上一趟就可以爲她賺到一雙鞋子，但驕傲阻止了她。驕傲，以及確知一旦她爲了錢和男人睡時，她會深陷在陰溝底，再也無法往上爬。

但某個男人卻說她是妓女，而且每個人都相信了。這重重地刺傷了黛莉的自尊。

「妳遲了，丫頭，」一個滿含香腸味的聲音在她耳邊道，她轉頭看進「快樂酒店」老闆娘的胖臉。她說話時下巴抖個不停。「我不是付妳錢讓妳隨妳該死高興地來逛逛的——」
「我沒有遲到。」黛莉頂回去，今天她沒有心情受莎莉的欺凌。她自對方手上接過盛酒的盤子。「送到哪邊去？」

「去牆邊最吵的那一群，還有，別給我潑出一滴來，」她對著黛莉的背喊道。「不然我要扣妳的薪水。」

黛莉送酒到坐在後面的一群。她注意到其中之一是鐵匠施傑克。儘管她對羅湯姆失望透頂，她還是很高興傑克並沒有回鐵匠鋪，湯姆不會受罰。

傑克頭頂的牆上掛著小皮袋，皮袋裡一隻公雞正在低聲啼叫，似乎在期待著即將到來的比賽。「快樂酒店」的後面有個鬥雞場，全碼頭的人都爲了今晚傑克和莎莉的鬥雞下了大賭

注。

黛莉俯身將酒放到桌上時，鐵匠黑漆漆的手拍到了她背上，他的手掌在她的襯裙上畫圈。「今晚要不要賭三便士在我的雞上面，黛莉女孩？」

黛莉抓開他不規矩的手。「我才不賭絕對輸的那一方。」她悻悻地回答。事實上，她也是在警告莎莉鬥雞時會玩手段。她會在她的雞喙上塗大蒜，令對方的雞卻步，又灌公雞白蘭地，讓牠打起來更有精神。

傑克的手臂環住黛莉的腰，將她拉向他。「噢，黛莉，有良心點。妳說我們比賽後來點樂趣怎麼樣？」他伸手到口袋裡。「瞧，我會給妳兩個銀先令，只要妳幾分鐘的時間——」

黛莉推著他的胸膛。「放開我，傑克。」

但傑克的手收緊，拉著她在她領口的乳峰處印下個濕濕的吻。對黛莉來說，這最後一項侮辱已遠超過她所能忍受。她伸手到背後拿起一杯酒，倒在施傑克頭上。

傑克的手離開了她的腰。他愣愣地坐著，黏答答的酒液緩緩流過他多肉的面頰。接著他大聲咒罵著跳了起來。

黛莉早已準備好了。她手上的木盤揮了個大圈，結實地打在鐵匠的大鼻子上。周遭的人爆笑出聲。鐵匠用手搗著臉，痛得淚水都流了出來。

「老天，黛莉，」他揉著鼻梁，確定它沒有斷掉。「妳為什麼要這麼做？」

黛莉對自己所做的並無悔意，但她還是在自己及魁梧的鐵匠之間隔開了安全距離。「未

來你會學到把你的髒手收好，不要亂伸，施傑克。」

「我並沒有惡意。」

「哈！」她轉過身，卻發現路被龐大的莎莉擋住了。

「妳天殺的以為自己在做什麼，賤人？」莎莉對著她吼道。「妳這麼鬧是想要把警察找來嗎？」

黛莉將盤子舉過頭。「滾開，妳這個臭老鴇，不然我連妳的頭一齊敲，天殺的看我敢不敢！」

「試試看呀！」莎莉喊道，不過她還是退到了黛莉武器的攻擊範圍外。「好吧，丫頭，妳可以帶走那東西，因為妳已經不再為我工作了，絕不。而且只要我還有說話之處，碼頭上絕沒有一家店會雇用妳。」黛莉也真的一直往外走，出了酒店的門，走到下午燦爛的陽光裡。莎莉在她後面尖叫。「我希望妳和妳那個醉鬼老爸餓死，真的！」

黛莉幾乎已走到克拉克碼頭了，才明白到手上還抓著木盤。她一直走到碼頭盡處，將木盤遠遠地丟進海裡，然後她開始大笑，但她的喉嚨一會兒就哽住了。

哦，今天她真是把一切弄得一團糟：先是敲她父親的頭——她得過好幾天才敢回家，就算那樣，她最好希望他已經醉得無法拿出氣。

還有湯姆。像個傻瓜一樣，她真的懷抱著等他的契約結束後，他們會結婚的夢想。她想像在鐵匠鋪的樓上一個自己的家，孩子們圍著餐桌而坐，她在爐上煮著東西，他則在一旁抽